

研习营心得报告

馬棟予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一开始我多少是出于私心，是因为王德威、田晓菲、贾平凹这样一个个名字而选择报名参加这次研习营，当然也非常担心自己历史学训练的缺失会让自己在活动中出丑。我自己生于西北，长于西北，但是我于西北的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却是在这次研习营中才逐渐加深的。以学术眼光看待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来说是极为奇妙的。

我在研习报告上选择对王德威老师“现代历史、西北文学”这一演讲进行讨论和回应。王德威老师在其“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一思考脉络中大胆地提出“想象的西北”——因此将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等作品也纳入到“西北文学”中。我则在讨论中大胆地提出，王德威老师所讲的“西北”并不是地理、民族、政治意义上的划分，而是一种“文学性”的划分，是这片土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遭遇种种不同的人性的、政治的、生存的困境时所呈现出的“文学”意义。无论是被打成右派流放新疆的王蒙笔下的“西北”、严歌苓笔下陆犯焉识的“西北”，还是在当下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重新焕发时代意义的“平凡的世界”中的“西北”，是“西北”将人类的生存困境呈现到了极致状态，因而呈现出了最大的“文学”魅力。

在汉阳陵博物馆中，我被告知汉俑复制品身上的汉代服饰源于沈从文的设计。在固原，我在看到固原周边的茹河时，想到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追溯母亲茹志鹃家族历史时将想象的笔触伸向居住西北的柔然族。

或许正如作家王安忆不断地将自己的母系历史向跟物质都市上海远隔千里的西北追溯，或许我们身上也都多多少少有着西北的血脉。不论我们梦的是长安、敦煌还是周原。

就在研习营结束不久，固原籍的宁夏女作家马金莲以一篇《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荣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或许对参加研习营的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们来说，浆水和酸菜都是极为陌生的，我们似乎也没有在研习营途中吃到。马金莲的文学成就当然也见仁见智，我只是希望这次研习营能够在大家未来的记忆力留下“2018年夏，西北的……”这一文学句式。

最后，我想引用于今年逝世的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与李贺共饮》，为这次研

习营的情谊再次举杯：

石破
天惊
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
这时，我乍见窗外
有客骑驴自长安来
背了一布袋的
骇人的意象
人未至，冰雹般的诗句
已挟冷雨而降
我隔着玻璃再一次听到
羲和敲日的叮当声
哦！好瘦好瘦的一位书生
瘦得
犹如一支精致的狼毫
你那宽大的蓝布衫，随风
涌起千倾波涛

来来请坐，我要与你共饮
从历史中最黑的一夜
你我并非等闲人物
岂能因不入唐诗三百首而相对发愁
从九品奉礼郎是个什么官？
这都不必去管它
当年你还不是在大醉后
把诗句呕吐在豪门的玉阶上
喝酒啊喝酒
今晚的月，大概不会为我们
这千古一聚而亮了
我要趁黑为你写一首晦涩的诗
不懂就让他们去不懂
不懂
为何我们读后相视大笑